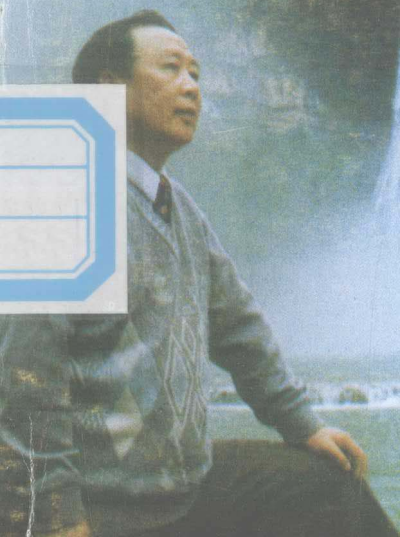


山水吟



周诗若/著

作者简介

周诗若，男，1936年12月出生在贵阳南明河畔，大专毕业(中文系)，人民日报新闻函授部高级新闻培训(一年制)结业，中国共产党党员，职称副主任记者、文化馆员。

1950年9月参加工作，贵阳市第一期公安干部训练班毕业后历任民警、工作员、政治辅导员、干事、街道办事处秘书、副主任、主任、中共云岩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区委委员，政府党组成员、区直机关党委委员、区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区直机关工会副主席。

贵阳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云岩区九届人大代表、云岩区第四届政协委员。

贵阳市新闻协会第一、二届理事、贵阳市群众文化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贵阳文史》特邀编辑、贵州近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曾在省、市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社区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和功能》、《城郊型文化站的特性、功能及走向》(获省论文优秀奖)等论文。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新闻稿件千余篇，发表杂文、散文近百篇。其中，获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全国晚报新闻大赛”三等奖一个，贵州日报“头条新闻竞赛”二等奖一个，市级“双文明建设新闻特写”二等奖一个，“亚运新闻大赛”三等奖一个，省群文学会优秀论文奖一个。

目 录

(74)	 蘇白正
(84)	 林木土困翁
(12)	 思賢海卿
(32)	 蘇駿山
作者简介.....	 苏骏山 (1)
花溪情.....	 苏骏山 (1)
留在麟山的记忆.....	 苏骏山 (3)
朦胧花溪夜.....	 苏骏山 (5)
花溪雪.....	 (6)
童年,是个绿色的梦.....	 苏骏山 (7)
高坡小石林记.....	 (9)
石门凭吊.....	 (11)
云顶观云.....	 (14)
寻幽访古是春谷.....	 (16)
(47)	 苏骏山
龙溪湾的情韵.....	 (19)
三江秋色.....	 (23)
古朴清幽香纸沟.....	 (26)
寻访张学良将军“故居”.....	 (30)
踏月小西湖.....	 (35)
四时宜人的鱼梁河峡谷.....	 (38)
金梦园寻梦.....	 (41)
冬游翠溪园.....	 (45)

五色梅	(47)
休闲上水村	(48)
晚秋情思	(51)
山菊花	(53)
情系簸箩戈	(55)
贵阳“南明八景诗”	(58)
阳明祠——文化净地	(59)
野茶花赞	(62)
(6)	
云台山猎奇	(64)
别具风味的“马车的士”	(68)
海上观浪	(70)
傣家奇观——树包塔	(71)
妙趣横生“冬巴叉”	(72)
“三道茶”回味	(74)
傣家的凤尾竹	(76)
风花雪月话大理	(78)
西双版纳览趣	(81)
干烂坝·橄榄坝	(85)
(28)	
情寄花生草	(87)
一方净土	(89)
买花记	(92)

秋 吟	(94)
万东桥头抚今昔	(95)
闲话贵阳的井	(97)
筑城赖贵山与衡阳南岳“舞狮”石刻	(99)
群龙入京展雄姿	(101)
——北京国际旅游年舞龙大赛纪实	(101)
关山难阻思乡情	(103)
——访厚泽同志	(103)
睹物生情忆“四·八”	(105)
学子深情忆达德	(107)
——写在达德校史陈列展览前	(107)
莫忘故乡“橄榄树”	(112)
寸金吟	(114)
“三无论”新析	(116)
日历的启示	(120)
谈“笑”	(122)
身份杂谈	(124)
母亲抄书的启示	(126)
想到了乌鸦与喜鹊	(128)
说“腿”	(131)
对增加旅游景点文化涵量的思考	(134)

花 溪 情

花溪情，情在哪里？

情在花溪水。

至少，我是这样感受到了。五十多个春秋，五十多朵水花在心底激起的感受。

童年，多彩的梦，花溪河水波织成的梦。

第一个水汛泛起的春天，我盼着夏天早点来临。那才是梦的天堂！上学路上，沿河岸与小伙伴比打漂石，石片把水面划出一条线，带出了一串呐喊声！无忧、无虑、无欺、无诈。夏夜，河岸边鱼火点点。做完功课，邀约三、五小友，沿河观钓，无声、无息，把心藏在水中，把水浇在心上……。为了这份水情，不知挨了多少板子。母亲不让下河洗澡，深怕河水无情，把她的儿子吞噬。母亲哪能知道，花溪河水是有情的。哪怕在它发怒时，也会给孩子们带来欢乐。河水暴涨，水漫河堤，淹没小沟，成群的白条鱼就被水涌上河岸，待到河水退去，有的鱼儿滞留小水沟里，伸手即捉。上学路上，随便捉上几条，折枝杨柳串起，藏于水沟杂草之中，放学后提着回家，这份情趣，乃河水所赐。秋夜，嬉耍“放鸽洲”上，听夜风习习，芦苇晚唱，流水汨汨。仰望秋月，月光似水，随心哼起了那支流行的《月光曲》：“月亮在哪里？月亮在那乡？她照着我的窗，她照着我的床。照着那破碎的家园，照着那衰老的爹娘……”。这时，只有河面粼粼的波光，把我带入童话般的幻觉世界。我从小离不开花溪水！

蓦然，我发现，离不开花溪水的心情，近年更浓了。要不，每次到花溪，为何要独自登上麟山，把一缕深情的目光投向碧波，而不论春夏秋冬呢？

一年四季，花溪河总是含情的。春日，河岸万绿吐嫩，桃红点点。她平静地躺在红花绿柳中，端庄、高洁、美丽、温柔、似文静美丽的淑女；夏天，河水变得碧玉般绿，似玉带，把群山环绕；金秋，由绿呈清，清澈见底，使人胸襟敞开，忘掉世间一切烦恼；而冬天又另是一番韵味，水中蒸腾的气体，把她掩藏于朦胧之中，让你知而不识，望而不得。

世上万物多有情，一山、一水、一花、一木……，更何况这条给万千人捧上爱心的花溪河水？只是，你自己是否也把真情与之相融罢了！

(发表于 94.7.9.)

留在麟山的记忆

一种莫可名状的思绪，久久地萦绕着我。那碧如翡翠的花溪河水，日夜不停地流淌。童年的梦境，儿时的欢乐以及我对麟山眷恋之情都流走了么？

初夏，我陪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的两位部长登上麟山，放眼望去，花溪美景尽收眼底，游人如织的坝上桥，绿荫掩映的龟蛇二山，碧玉般的花溪河水，绿色锦缎似的农田，使客人们目不暇接，赞叹不已！而我，却将目光投向了麟山脚下那所学校——我曾就读过的母校花溪小学。旧舍依旧，新舍增光，新校园内，一排排整齐的教室，使我看到了母校崭新的容颜，感受到今天孩子们的幸福。校园内那一只酷似麒麟的石头，使我眼睛一亮，呵，它居然还在，我不清楚这只小麒麟是建新校舍时有意保存下来的，还是这只麒麟真有“灵气”，幸运地没有在那漫长的沧桑巨变中被毁掉。保存也好，“幸存”也罢，这只小麒麟总算又在为代代的孩子伴读。于是，有关麒麟生子的美丽传说，又重新浮上了我的脑海。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麒麟，它留恋这花溪的美景，便选择了一处可以俯瞰花溪全景的高地留了下来。这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麟山。天长日久，这只麒麟受日月之精华，吸天地之灵气，生下了一只小麒麟。它蹲在妈妈脚下的青草坪上，母子俩相依相偎，给人多少美好的向往，多少母子的温情。

民国时期，在麟山脚下修建了花溪中心小学。学校正好

座落在麒麟妈妈的脚下、小麒麟的旁边。这只小麒麟也成了小学生们的“小伙伴”，给一代一代的小学生带来无限的欢乐和情趣。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爬上麟山，捉了一只“金猫猫”，折了一枝小树枝，飞快地跑到小麒麟身旁，把小树枝插在小麒麟的石缝里，让“金猫猫”在枝上爬。上课铃响了，我们只得离开小麒麟回到教室。可我心里总想着那树枝上的“金猫猫”，眼睛不时地从窗口向小麒麟的方向望。老师讲的什么课，我一点也没听进去。老师见我神不守舍，叫我站起来提问，等我回过神来，才知道这下坏了。哪天放学后，我被老师“留校”了。至今，那次老师对我的“训话”，还似犹在耳旁。

啊，我的麟山，我的小麒麟，多少年了，童年的记忆，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就象你蹲在校园里一样，清晰而真实。

(发表于 89.6.12.)

朦胧花溪夜

真山真水的花溪公园景色宜人，朦胧中的她更别具韵味。
夜游花溪公园，对身居闹市的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精神享受。

近日参加省文化厅在花溪明秀宾馆召开的贵州省群众文化论文评奖会，夜来无事，偕数友夜游花溪公园。登放鹤桥，过百步磴，脚下水声哗哗，夜风晚唱，芦苇醉舞。移步树丛，人影树影分不情；微风花影动，树影婆娑，是花是树辨不明。唯阵阵清风袭来，白天一身暑气，一脑繁杂，尽附流水，好惬意！好凉爽！行至棋亭外草坪，萋萋芳草地，树影花前，情侣双双，情情河水中，数十夜泳男女，戏水逐波，一派生机。仰望麟山，绿荫更浓，朦胧中真如麒麟静卧，满身锦毛，翘首待月。

依栏坝上桥，向东远眺，在清华中学背后的大将山顶，一勾初升弯月半藏云中。头上浮云轻移，脚下银光泛起。淡淡月光下，园中景物，朦胧中不时透一线月光，更添童话色彩，山朦胧、水朦胧、景朦胧、人朦胧，万般景色尽在朦胧中！

我轻轻唱起了那支心爱的歌：“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地唱。月色多么美，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歌声伴着流水，流向月亮升起的地方！

(发表于 91.6.16.)

花溪雪

清晨一场瑞雪，把高原明珠花溪妆扮得分外妖娆。

沿着麟山的“麒麟尾巴”拾级而上。山径泡雪在脚下吱吱发响。被积雪压弯的树梢上，不时落雪于身上，偶尔一梢泡雪顺颈而下，直溶背心，惊起一阵透心凉意，换得一脸清新感觉。

爬上“麒麟头”早有数人依栏赏雪。真是，莫道君早行，更有早行人！想是和我一样，腾出一份闲情，赶早爬上这麟山之颠，一睹这花溪公园的雪景为快吧。

花溪的雪，并没什么奇特之处。然洒在这奇景秀水之间，远雪如雾，近雪如银，再配上那条仿佛在淡淡的蒸气中缓缓流动着的花溪河水，那雪景，那雪情，就别具风韵了。

放眼望去，大将山至杨梅堡贵州农院农场一线，山顶白雪皑皑；山腰白中透绿；山脚蒸气漫漫。再远，是雪，是雾？让人费猜。俯瞰山下的花溪公园，银妆素裹，风情万状；遥望“黄金大道”，躲进了白雪的怀抱；碧云窝变成了“白雪窝”；龟蛇二山变幻成白龙、银龟静卧花溪河畔；东、西园内，千枝万树“梨花开”。春日的姣媚，夏日的锦秀，秋日的吟持，全被一方洁白的面纱隐去，似深闺名媛，可盼而不可及。唯坝上桥上凭栏赏雪的闲者，雪景中移动着的行人，身旁雪地上偶尔跳动喳喳寻食的山雀，为雪景勾画出动静相宜的美感，更凭添了无限雪情。从坝上桥下流过来的花溪河水，带着一条长长的“热线”劈雪而动，在雪景中生出几多梦想，几多企盼，几多向往……。

（写于 95.1.10.）

童年，是个绿色的梦

每个人都有自己欢乐的童年。有的人，童年是在金色的梦里度过的。我的童年，却是从绿色的梦中走来。

我上小学时的母校，是花溪中心小学，一座坐落在绿色怀抱中的学校。记得我读初小三年级那年的阳春三月，学校组织全校师生春游。那天清晨，风和日丽。我们随花溪河水顺流而下。清清的花溪河水，伴我们流到大将山下，转了个大弯，与我们告别，朝着贵阳方向欢快流去。爬上清华中学侧面的棉花关，眼着铺开子广漠的绿野，三月的风，早把田野吹绿；吹黄了一坝油菜花；吹醉了翩翩起舞的粉蝶儿；吹开了遍坡的杜鹃花……我们唱着，跳着，互相追逐扑进了绿色的怀抱。

叮咛，叮咛，叮咛……

这清脆的铃声何处飘来？啊，我们已来到了春游的目的地把火寨，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布依寨。那时断时续的铃声，来自“寨楼”四檐吊着的风铃在微风中响起的铃声。

布依人家会选景，小寨子依山傍水，颇具“小桥、流水、人家”的山水画韵味。

我采摘了一束杜鹃花，那时，我们叫她映山红，与同学们一道满坡满地地跳着、跑着，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那支当时很流行的歌曲：“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多美丽啊！象村家的小姑娘，象村家的小姑娘……”一丝凉悠悠的清泉，淌进了我童年的心田。

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了。我忘却不了童年那绿色的梦！忘

却不了那绿色的山、绿色的树、绿色的水,甚至连空气都染上了绿色的童年!

然而，那绿色的梦，似乎有些淡远了。现代文明中许多不文明的阴影笼罩着那绿色的天，绿色的地。把我那曾拥有的绿色的梦挤到了一个狭窄的空间。每当我看到孩子们求学于叫卖声连天的市场旁，戏耍于这喧闹的环境中，生活在含有烟尘的空气里。不由从心底发出呼吁：让孩子们到原野去吧！让他们去呼吸那带有泥土和野花芬芳的清新空气，尽情领略大自然的万种风情！象我的童年那样，也拥有一个绿色的梦。

高坡小石林记

高坡是贵阳南线旅游线上一处景物和民族风情荟萃的地方，集自然景观、民族风情、民俗风貌为一地。如果把花溪公园比作贵阳南线风景旅游线上的凤头，那么，高坡作为凤凰那五彩缤纷的尾翼，可说是当之无愧的。难怪众多中外游客来筑游览南线风景区时，把她当作一块神奇的土地而必游之。

由于时间不多，我们此次高坡之游，只选了“石门凭吊”，“悬棺览奇”和小石林这三个景点游览。

观看杉坪苗族同胞的“悬棺”回到高坡苗族乡政府所在地，已是红日中天。曾当过乡长，有幸被江总书记接见并与总书记合影的“小苗王”（大家都这样戏称他）请我们吃了一餐便饭。我草草把饭吃完，赶忙向位于离乡政府不远处的小石林走去。穿过高坡小学操场，就在小学后边，一片玲珑秀气的小石林展现眼前。说她小，恐怕就小在这玲珑秀气四个字上。在一大坝青草地和菜园中间，无数石岩错落其间，形态各异，或一石独立，或三五岩石高低交错结为群体形成石林。这片小石林有三个特征：一是石面多呈蜂窝状，就象海里的礁石被海水长期浸蚀后形成的网洞状。高坡地域为喀斯特溶岩地貌。这“网洞石”是大自然赐给人间的奇迹；二是石岩不高，一般在3米左右；三是石林内错落其间的石笋，形态变化无定，随着游人观看时移动的位置变化，从这面看是某种形状，从另一面看又是另一个形状。我爬上一堵岩石，移目张望，视野开阔，那散落于蓝天绿地之间的石林，视线所及，远小近大，宛如

一群群苗家少女，或相依对歌，或静坐刺绣，或悠闲放牧……。墨青色的石林间，无数翠柏点缀其间，内有奇特柏树一株，五棵枝干排列一线，根连根，树叶成扇形展开，似一巨掌张开五指，我们戏称叫“五指柏”。身临石林，头上是湛蓝湛蓝的天，仿佛要擦着石林飘动的白云。脚下是翠绿翠绿的草地，周围是碧绿的菜园。翠柏在山风中摆动，农女在园内挥锄，动静相宜。就连那石林也仿佛随着飘动的白云起舞。站立在石林上，那飘过来的白云仿佛伸手可摘。我此时置身于动静相宜的画面中，自己也仿佛成了石的化身。这片小石林，无云南石林的雄伟奇妙，有高山清泉之韵律；无水上石林之险奇，有苗家少女之朴实、纯净。

我已悄悄领略到了小石林的韵味。

小石林的韵味怎么样？

只有你身临其景，才会有自己的感受！

(发表于 95.10.20)

石 门 凭 吊

在我的脚下，是五百年前的古战场石门山——如今是进入高坡苗族乡旅游探奇的门户。

石门寨属高坡乡管辖，位置在从青岩文化古镇经黔陶乡周渔璜的故居上高坡的一座俗名叫“猪拱岩”的大山上。大山脚是周渔璜诗句中的“大马场小马场骑龙来赶”的大、小马场，属黔陶乡辖地。从爬“猪拱岩”开始，就归高坡乡管辖。

石门就雄踞在“猪拱岩”的高山之巅。

从山脚沿乡村公路曲回而上，至石门寨山顶的山道两侧，两堵巨石分左右卡于道路两侧，巨石之伟，临崖之险，令人瞠目。石门寨一位姓文的苗族壮汉告诉我说，修公路时炸掉了一些，要是见到原来的老样子，更加险峻雄伟，真像两“扇”巨大的“门”，故叫石门，连地名和寨名也叫石门。

这两“扇”石门，一“扇”依山而立。另一“扇”则临万丈绝壁。两“扇”石门都占去部份路面，颇具一将把关，万夫莫入之势。就在离这依山而立的这“扇”石门不远处的一堵崖石上，刻着四个大字：“永镇边夷”。这就是五百年前明王朝血腥镇压黔地苗族同胞的罪证和供词，是这一罪否的见证。

凝视这仿佛还散发着血腥味的四个大字，我的思绪随着这“四字供词”，逆着历史的长河，回到了五百年前的明王朝天顺年间……

距今 536 年的明王朝天顺二年，以高坡一带为中心的东